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FEB 7 1930 O

CHL 6135.4446

乾隆三十三年重鑄

董文敏公著

畫禪室隨筆

戲鴻堂藏板

自古名人著作流傳
大夫者多流傳於子孫者少
即或蠹簡僅存而無志表揚
究與湮滅不傳者等良可慨
也家文敏公為有明一代文
苑宗師所著畫禪室一編畢



闡書畫三昧後人側聞緒論
不啻登山之屐而渡海之航
已願是編強流播海內而見
者絕少今五世孫若容得諸
坊間奉為拱璧亟謀剞劂屬
序於余余惟文敏公名重前

朝迨我

聖祖仁皇帝

賜額加恩至優極渥迄

今片紙寸幀無論識與不識
皆知什襲珍藏至於衣鉢真
傳當不出是編中余自幼此
摩每苦未探驪珠而竊喜若

容極之表揚能有志也遂書
以復之時

乾隆三十三年歲在戊子小
春月東山邦達序



雲間金
文達刻

畫禪室隨筆目錄

卷之一

論用筆

評法書

跋自書

評古帖

卷之二

畫訣

畫源

題自畫

評舊畫

卷之三

紀事

紀遊

評詩

評文

卷之四

雜言上

雜言下

楚中隨筆

禪說



畫禪室隨筆卷之一

華亭董其昌思白著



五世孫紹敏若容重校

論用筆

米海嶽書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八字真言無等之呪也然須結字得勢海嶽自謂集古字蓋於結字最留意比其晚年始自出新意耳學米畫者惟吳琚絕肖黃華樗寮一支半節

雖虎兒亦不似也

作書所最忌者位置等勻且如一字中須有收有放有精神相挽處王大令之書從無左右並頭者右軍如鳳翥鸞翔似竒反正米元章謂大年千文觀其有偏側之勢出二王外此皆言布置不當平勻當長短錯綜疎密相間也

作書之法在能放縱又能攢捉每一字中失此

兩竅便如晝夜獨行全是魔道矣

余嘗題永師千文後曰作書須捉得筆起自為起自為結不可信筆後代人作書皆信筆耳信筆二字最當玩味吾所云須懸腕須正鋒者皆為破信筆之病也東坡書筆俱重落米襄陽謂之畫字此言有信筆處耳

筆畫中須直不得輕易偏軟

捉筆時須定宗旨若泛泛塗抹書道不成形像

用筆使人望而知其為某書不嫌說定法也
作書最要泯沒稜痕不使筆筆在紙素成板刻
樣東坡詩論書法云天真爛漫是吾師此一
句丹髓也

書道只在巧妙二字拙則直率而無化境矣
顏平原屋漏痕折釵股謂欲藏鋒後人遂以墨
猪當之皆成偃筆痴人前不得說夢欲知屋
漏痕折釵股於圓熟求之未可朝執筆而暮

合轍也

藥山看經曰圖取遮眼若汝曹看牛皮也須穿
今人看古帖皆穿牛皮之喻也古人神氣淋
漓翰墨間妙處在隨意所如自成體勢故為
作者字如算子便不是書謂說定法也

予學書三十年悟得書法而不能實証者在自
起自倒自收自束處耳過此關即右軍父子
亦無奈何也轉左側右乃右軍字勢所謂跡

似竒而反正者世人不能解也

書家好觀閣帖此正是病蓋王著輩絕不識晉唐人筆意專得其形故多正局字須竒宕瀟洒時出新致以竒為正不主故常此趙吳興所未嘗夢見者惟米癡能會其趣耳今當以王僧虔王徽之陶隱居大令帖幾種為宗餘俱不必學

古人作書必不作正局蓋以竒為正此趙吳興所以不入晉唐門室也蘭亭非不正其縱宕用筆處無迹可尋若形模相似轉去轉遠柳公權云筆正須善學柳下惠者叅之余學書三十年見此意耳

字之巧處在用筆尤在用墨然非多見古人真蹟不足與語此竅也

發筆處便要提得筆起不使其自偃乃是千古不傳語蓋用筆之難難在道勁而道勁非是

書法卷一
怒筆木強之謂乃大力人通身是力倒輒能起此惟褚河南虞永興行書得之須悟後始肯余言也

用墨須使有潤不可使其枯燥尤忌穠肥肥則大惡道矣

作書須提得筆起不可信筆蓋信筆則其波畫皆無力提得筆起則一轉一束處皆有主宰轉束二字書家妙訣也今人只是筆作主未

嘗運筆

書楷當以黃庭懷素為宗不可得則宗女史箴行書以米元章顏魯公為宗草以十七帖為宗

評書法

余十七歲時學書初學顏魯公多寶塔稍去而之鍾王得其皮耳更二十年學宋人乃得其解處

書社室附錄卷一
五
文待詔學智永千文盡態極妍則有之得神得髓概乎其未有聞也嘗見吳興臨智永故當勝

趙吳興跋蘭亭序云與丙舍帖絕相似丙舍乃鍾元常書世所傳者右軍臨本耳

東坡先生書深得徐季海骨力此為文湖州洋嶼詩帖余少時學之今猶能寫或微有合處耳

米元章嘗奉道君詔作小楷千字欲如黃庭體米自跋云少學顏行至於小楷了不留意蓋宋人書多以平原為宗如山谷東坡是也惟蔡君謨少變耳吾嘗評米書以為宋朝第一畢竟出東坡之上山谷直以品勝然非專門名家也

東坡先生書世謂其學徐浩以予觀之乃出於王僧虔耳但坡公用其結體而中有偃筆又

書室附錄卷一
雜以顏常山法故世人不知其所自來即米
顛書自率更得之晚年一變有冰寒於水之
奇書家未有學古而不變者也

楊景度書自顏尚書懷素得筆而溢為奇恠無
五代衰繭之氣宋蘇黃米皆宗之書譜曰既
得正平須追險絕景度之謂也

古人論書以章法為一大事蓋所謂行間茂密
是也余見米癡小楷作西園雅集圖記是紈

扇其直如弦此必非有他道乃平日留意章
法耳右軍蘭亭叙章法為古今第一其字皆
映帶而生或大隨手所如皆入法則所
以為神品也

素師書本畫法類僧巨然巨然為北苑流亞素
師則張長史後一人也高閑而下益趨俗恠
不復存山陰矩度矣

蘭亭出唐名賢手摹各叅襟自家習氣歐之肥

褚之瘦於右軍本來面目不無增損政如仁智自生妄見耳此定本從真蹟摹取心眼相印可以稱量諸家禊帖乃神物也

晉唐人結字須一一錄出時常參取此最關要吾鄉陸儼山先生作書雖率爾應酬皆不苟且常曰即此便是寫字時須用敬也吾每服膺斯言而作書不能不揀擇或閒牕遊戲都有着精神處惟應酬作答皆率易苟完此最

是病今後遇筆研便當起矜莊想古人無一筆不怕千載後人指摘故能成名因地不真果招紆曲未有精神不在傳遠而倖能不朽者也吾於書似可直接趙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潤之氣惟不能多書以此讓吳興一籌畫則具體而微要亦三百年來一具眼人也

吾學書在十七歲時先是吾家仲子伯長名傳

書社室隱筆卷一
緒與余同試於郡郡守江西衷洪溪以余書
拙置第二自是始發憤臨池矣初師顏平原
多寶塔又改學虞永興以為唐書不如晉魏
遂倣黃庭經及鍾元常宣示表力命表還示
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謂逼古不復以文徵仲
祝希喆置之眼角乃於書家之神理實未有
入處徒守格轍耳比游嘉興得畫觀項子京
家藏真蹟又見右軍官奴帖於金陵方悟從

前妄自標評譬如香巖和尚一經洞山問倒
願一生做粥飯僧余亦願焚筆研矣然自此
漸有小得今將二十七年猶作隨波逐浪書
家翰墨小道其難如是况學道乎

吾鄉陸宮詹以書名家雖率爾作應酬字俱不
苟且曰即此便是學字何得放過陸公書類
趙吳興實從北海有入客每稱公似趙者曰
吾與趙同學李北海耳

吾鄉莫中江方伯書學右軍自謂得之聖教序
然與聖教序體小異其沉着逼古處當代名
公未能或之先也予每詢其所由公謙遜不
肯應及余已歿試留都見王右軍官奴帖真
蹟儼然莫公書始知公深於二王其子雲卿
亦工書

書家有自神其說以右軍感胎似傳筆法大令
得白雲先生口授者此皆妄人附托語天上

雖有神仙能知羲獻為誰乎

呂純陽書為神仙中表表者今所見若東老詩
乃類張長史又云題黃鶴樓似李北海仙書
尚以名家為師如此孫虔禮曰妙擬神仙余
謂實過之無不及也昔人以翰墨為不朽事
然亦有遇不遇有最下最傳者有勤一生而
學之異世不聞聲響者有為後人相傾餘子
悠悠隨巨手譏評以致聲價頓減者有經名

人表章一時慕效大擅墨池之譽者此亦有
運命存焉總之欲造極處使精神不可磨沒
所謂神品以吾神所著故也何獨書道凡事
皆爾

趙吳興大近唐人蘇長公天骨俊逸是晉宋間
規格也學書者能辯此方可執筆臨摹否則
紙成堆筆成塚終落狐禪耳

米元章云吾書無王右軍一點俗氣乃其收王

畧帖何珍重如是又云見文皇真跡使人氣
懾不能臨寫真英雄欺人哉然自唐以後未
有能過元章書者雖趙文敏亦於元章歎服
曰今人去古遠矣余嘗見趙吳興作米書一
冊在吏部司務蔣行義家頗得襄陽法今海
內能為襄陽書者絕少

宋時有人以黃素織烏絲界道三丈成卷誠子
孫相傳待書足名世者方以請書凡四傳而

遇元章元章自任腕有羲之鬼不復讓也

神宗皇帝天藻飛翔雅好書法每攜獻之鴨頭
丸帖虞世南臨樂毅論米芾文賦以自隨予
聞之中書舍人趙士禎言如此因考右軍曾
書文賦褚河南亦有臨右軍文賦今可見者
趙榮祿書耳

以平原爭坐位帖求蘇米方知其變宋人無不
寫爭坐位帖也

晉宋人書但以風流勝不為無法而妙處不在
法至唐人始專以法為蹊徑而盡態極妍矣
昔顏平原鹿脯帖宋時在李觀察士行家今為
辰玉所藏爭坐位帖在永興安師文家安氏
析居分而為二人多見其前段師文後乃僅
得之相繼入內府今前段至行香菩薩寺止
為項德新所藏

東坡作書於卷後餘數尺曰以待五百年後人

作跋其高自標許如此

書家以險絕為奇此竅惟魯公楊少師得之趙
吳興弗能解也今人眼目為吳興所遮障予
得楊公游仙詩日益習之

唐林緯乾書學顏平原蕭散古淡無虞褚輩妍
媚之習五代時少師特近之

臨帖如驟遇異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頭面而
當觀其舉止笑語精神流露處莊子所謂目

擊而道存者也

大慧禪師論叅禪云譬如有人具萬萬貨吾皆
籍沒盡更與索債此語殊類書家關換子米
元章云如撐急水灘船用盡氣力不離故處
蓋書家妙在能會神在能離所欲離者非歐
虞褚薛諸名家伎倆直欲脫去右軍老子習
氣所以難耳那叱拆骨還父拆肉還母若別
無骨肉說甚虛空粉碎始露全身晉唐以後

惟楊凝式解此竅耳趙吳興未夢見在 余
此語悟之楞嚴八還義明還日月暗還虛空
不汝還者非汝而誰然余解此意筆不與意
隨也甲寅二月

書法雖貴藏鋒然不得以模糊為藏鋒須有用
筆如太阿剗截之意蓋以勁利取勢以虛和
取韻顏魯公所謂如印印泥如錐畫沙是也
細叅玉潤帖思過半矣

宋高宗於書法最深觀其以蘭亭賜太子令寫
五百本更換一本即功力可知思陵運筆全
自玉潤帖中來學禊帖者叅取

柳誠懸書極力變右軍法蓋不欲與禊帖面目
相似所謂神奇化為臭腐故離之耳凡人學
書以姿態取媚鮮能解此余於虞褚顏歐皆
曾彷彿十一自學柳誠懸方悟用筆古淡處
自今以往不得舍柳法而趨右軍也

吾松書自陸機陸雲創於右軍之前以後遂不復繼響二沈及張南安陸文裕莫方伯稍振之都不甚傳世為吳中文祝二家所掩耳文祝二家一時之標然欲突過二沈未能也以空疎無實際故余書則並去諸君子而自快不欲爭也以待知書者品之

此則論雲間書派

余性好書而嬾矜莊鮮寫至成篇者雖無日不執筆皆縱橫斷續無倫次語耳偶以冊置案

頭遂時為作各體且多錄古人雅致語覺向來肆意殊非用敬之道然余不好書名故書中稍有淡意此亦自知之若前人作書不苟且亦不免為名使耳

吾書無所不臨仿最得意在小楷書而懶於拈筆但以行草行世亦都非作意書第率爾酬應耳若使當其合處便不能追踪晉宋斷不在唐人後乘也

跋自書

臨官奴帖後

右軍官奴帖事五斗米道上章語也已卯秋余
試留都見真蹟蓋唐冷金牋摹者為閣筆不
書者三年此帖後歸婁江王元美予於己丑
詢之王澹生則已贈新都許少保矣此帖類
楔叙因背臨及之

臨洛神賦後

大令洛神賦真蹟元時猶在趙子昂家今雖宋
榻不復見矣今日寫此四行亦唐摹冷金舊
迹余見之攜李項氏遂師其意試朝鮮鼠鬚
筆

書羅語題尾

樂志論與羅氏此篇寶山居之人所自寬語余
數書之亦如歸去來詞以志吾樂耳

書樂志論題尾

余在梁溪見徐季海書道德經評者謂子瞻似
之非也子瞻多偃筆季海藏鋒正書欲透紙
背安得同論此書頗似之

書酒德頌題尾

伯倫善閉關雖沉酒自有韜世之致故得與嵇
阮輩並稱余飲不能三酌而書此頌又自笑
也

臨顏平原誥書後

唐世官誥皆出善書名公之手顏魯公為禮部
尚書猶書朱巨川誥如近世之埋誌非藉手
宗工以為孝慈不足其重如此國朝制誥乃
使中書舍人為之寫軸而書法一本沈度姜
立綱何能傳後予兩掌制詞及先太史誥欲
自書之忽有非時之命持節長沙封吉藩頒
誥之時王程於邁不獲從魯公自書之例因
臨顏帖為之憮然

臨顏書後

顏清臣書深得蔡中郎石經遺意後之學顏者以觚稜斬截為入門所謂不參活句者也余此書竊附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

臨天馬賦書後

襄陽書天馬賦余所見已四本一為擘窠大字後題云為平海大師書後園水邱公觀特為雄傑在嘉禾黃履常參政家一為檢討王履

泰藏乃仿顏平原爭坐帖一在吾鄉宋參政家一在新都吳氏後有黃子久諸元人跋子久云展視之時有一大星貫斗而墜其聲如雷宋本余已摹取刻石吳本多枯筆別自一種米書然皆真蹟也米賦材乃強弩之末而子瞻稱其寶月賦以為知元章不盡乃曾無一本傳世何也因背臨及之

臨懷素帖書尾

懷素自叙帖真蹟嘉興項氏以六白金購之朱
錦衣家朱得之內府蓋嚴分宜物没入大內
後給侯伯為月俸朱太尉希孝旋收之其初
吳郡陸完所藏也文待詔曾摹刻停雲館行
於世余二十年前在樵李獲見真本年來亦
屢得懷素他草書鑒賞之唯此為最本朝學
素書者鮮得宗趣徐武功祝京兆張南安莫
方伯各有所入豐考功亦得一班然狂恠怒

張失其本矣余謂張旭之有懷素猶董源之
有巨然衣鉢相承無復餘恨皆以平淡天真
為白人目之為狂乃不狂也久不作草今日
臨文氏石本因識之

自書卷後

此余壬辰北上時在廣陵舟中書也丙申除夕
清臣復持至齋中余重展之因念古人書與
年俱老今去壬辰又七年矣無能多勝於曩

時深以為媿

酣古齋帖跋

余見懷素一帖云少室中有神人藏書蔡中郎
得之古之成書者欲後天地而出其持重如
此今人朝學執筆夕已勒石余深鄙之清臣
以所藏余書一一摹勒具見結習苦心此猶
率意筆遂為行世予甚懼也雖然予學書三
十年不敢謂入古三昧而書法至余亦復一

變世有明眼人必能知其解者為書各體以
副清臣之請

書大江東詞題尾

余以丙申秋奉使長沙浮江歸道出齊安時余
門下徐暘華為黃岡令請余大書東坡此辭
曰且勒之赤壁余乘利風解纜後作小赤壁
詩為吾松赤壁解嘲已余兩被朝命皆在黃
武間覽古懷賢知當在坡公舊題詩處也因

書此詞識之

題卷後

醉後磨墨一斗以三文頭雞毛筆書此篇迅疾如追風逐電畧無凝滯皆是顏尚書米漫士書法得來書家當有知者

臨懷素真蹟跋後

藏真書余所見有枯筍帖食魚帖天姥吟冬熱帖皆真蹟以澹古為宗徒求之豪蕩竒恠者

皆不具魯男子見者也顏平原云張長史雖天姿超逸妙絕古今而楷法精詳特為真正吁此素師之衣鉢學書者請以一瓣香供養之

書荆公詞題尾

王介甫金陵懷古詞東坡於壁上觀之歎曰此老狐精也其推服若此米元章又稱荆公書絕似五代楊少師蘇之詞米之書皆橫絕千

古獨不敢傲介甫此公若不作宰相豈至掩其長耶

臨禊帖題後

蘭亭叙最重行間章法余臨書乃與原本有異知為聚訟家所訶然陶九成載禊帖考尚有以草體當之者政不必規規相襲今人去古日遠豈在行款乎

又

趙文敏臨禊帖無慮數百本即余所見亦至夥矣余所臨生平不能終篇然使如文敏多書或有入處蓋文敏猶帶本家筆法學不純師余則欲絕肖此為異耳

書自叙帖題後

米元章書多從褚登善悟入登善深於蘭亭為唐賢秀穎第一此本蓋其衣鉢也摹授清臣清臣其實之余素臨懷素自叙帖皆以大令

筆意求之時有似者近來解大紳豐考功狂
恠怒張絕去此血脉遂累及素師所謂從旁
門入者不是家珍見過於師方堪傳授也

書赤壁賦跋

余三見子瞻自書赤壁賦一在攜李黃承元家
一在江西楊寅秋家一在楚中何宇度家皆
從都下借臨黃卷有子瞻跋尤勝然皆前賦
也後赤壁則惟趙子昂有石本又思陵嘗書

之夏禹王為補圖亦在楊寅秋家因書後赤
壁賦并記於此

書陶詩跋後

陶靖節詩儲光羲之源委也韋司直亦其耳孫
乎東坡和陶雖極力摹擬然禪家所謂夾帶
有之矣東坡像太白淵明皆相似

書小楷冊題後

小楷書乃致難自臨帖者只在形骸去之益遠

當由未見古人真蹟自隔神化耳宋時唯米芾有解至今如阿閔一見也

書雲賦題後

客有持趙文敏書雲賦見示者余愛其筆法迥麗有黃庭樂毅論風規未知後人誰為競賞恐文徵仲瞠乎若後矣遂自書一篇意欲與異趣令人望而知為吾家書也昔人云非惟恨吾不見古人亦恨古人不見吾又云恨右

軍無臣法此則余何敢言然世必有解之者書各體卷題後

此余在長安呵凍手書及還山舟中待放閘消遣永晝者清臣為沃而裝池及自披之頗似五技窮鼠耳若曰殉知之合則吾豈敢

臨四家尺牘

余嘗臨米襄陽書於蔡忠惠黃山谷趙文敏非所好也今日展法帖各臨尺牘一篇頗亦相

似又及蘇文忠亦予所習也元人作書經以
蘇文忠趙文敏為得二王法不及米漫士其
持論如此未省所謂

臨柳楔帖題

柳誠懸書蘭亭不落右軍蘭亭叙筆墨蹊逕古
人有此眼目故能名家

書雪浪齋銘題後

山谷論人家子弟可百不能唯俗便不可醫子

瞻自是千載人觀其與李伯時王定國諸公
賞會翰墨自謂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
重於畫即雪浪以百二十千購之所至故無
一椽也元龍百尺樓下物政當媿死何置喙
哉

補龍井記書後

秦太虛撰龍井記真稱蘇家勝友元章此碑絕
得李括州三昧惜多殘缺余為補之然聞趙

吳興曾欲補米書數行一再易之皆不相似
曰今人去古遠矣則余其有續貂之媿也夫

臨顏帖跋

余近來臨顏書因悟所謂折釵股屋漏痕者惟
二王有之魯公直入山陰之室絕去歐褚輕
媚習氣東坡云詩至於子美書至於魯公非
虛語也顏書惟蔡明遠序尤為沉古米海岳
一生不能彷彿蓋亦為學唐初諸公書稍乏

骨氣耳燈下為此都不對帖雖不至入俗第
神采璀璨即是不及古人處漸老漸熟乃造
平淡米老猶隔塵敢自許逼真乎題以志吾
媿

又

臨顏太師明遠帖五百本後方有少分相應米
元章趙子昂止撮其勝會遂在門外如化城
鹿車未了事耳

臨十三行跋

此韓宗伯家藏子敬洛神十三行真跡予以閏三月十一日登舟以初八日借臨是日也友人携酒過余旅舍者甚多余以琴棋諸品分曹欸之因得閒身倣此帖既成具得其肉所乏神采亦不足異也

又

文氏二王帖有洛神賦稱為子敬非也此李龍

眠書宣和譜所云出入魏晉不虛耳又龍眠摹古則用絹素洛神卷是絹本或唐人書李臨倣之乃爾適雋耶要須以十三行帖稱量之

書月賦後

小楷書不易工米元章亦但有行押嘗被命倣黃庭作千文一本以進今觀其跡但以妍媚飛動取態耳邢子愿謂余曰右軍以後惟趙

吳興得正衣鉢唐宋皆不如也蓋謂楷書得
黃庭樂毅論法吳興為多要亦有刻畫處余
稍及吳興而出入子敬同能不如獨勝余於
吳興是也

又

余少時為小楷刻畫世所傳黃庭經東方贊後
見晉唐人真蹟乃知古人用筆之妙殊非石
本所能傳既折衷王子敬顧愷之自成一家

因觀昔年書月賦漫題

臨楊少師帖跋後

楊少師步虛詞帖即米老家藏大仙帖也其書
騫翥簡淡一洗唐朝姿媚之習宋四大家皆
出於此余每臨之亦得一班

題禮觀音文

余書此文意欲擬虞永興歐陽率更自愧無出
藍之能耳趙吳興云永興書唯枕卧帖清峭

有晉人韻使余得見之書道必不止此

臨顏書題後

顏平原爭坐帖與蔡季明文唐時林藻師之楊
景度蔡端明皆具有一體余此書頗似類顏
具眼者謂何

又

右顏平原書絳州帖所刻蓋師陶貞白瘞鶴銘
小異平日學右軍者黃魯直宗之

有道人欲使全符又之言道意不止此

臨顏書題後

顏平原今坐帖與蔡季明文唐時林藻師之楊
景度蔡端明皆具有一體余此書頗似顏頗
具眼者謂何

又

右顏平原書絳州帖所刻蓋碑陶真尚存
小異平日學右軍者實喜直察之

